

隋唐

医用古籍语言研究

Suitang
yiyong Guji Yuyan Yanjiu

陈增岳 著

鐵粉散

同

鐵粉散數之初

流血水氣穢經

起紫白疱疼痛

註此證生在足跟

血氣穢神燈照法

治疔濕瘡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科技出版社
(全國優秀出版社)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肇庆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金资助

隋唐医用古籍语言研究

陈增岳 著

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 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唐医用古籍语言研究 / 陈增岳著. —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6.11

ISBN 7 - 5359 - 4128 - 1

I. 隋… II. 陈… III. 中国医药学—古籍—语言—研究—隋唐时代 IV. 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1253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码: 510075)

E - mail: gdkjzbb@21cn.com

http: //www.gdstp.com.cn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广东科电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星湖大道 邮码: 526060)

规 格: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0 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一、隋唐医用古籍的文献范围

医学知识的积累是个滚雪球的过程，在文献中必然体现为鲜明的沉积层，隋唐古医籍的语言材料，大致是三个层面，即来源于先秦两汉、来源于魏晋南北朝以及来源隋唐医家的撰述。中医药的传世文献，仅就数量而言，先秦两汉的资料最少。这一时期的医学，带有浓重的神仙方术色彩，学习者受到家法门规的诸多限制，各派之间的医学用语多有歧异，缺乏沟通与交流，这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伤寒论·序》中都得到反映，因此这一时期的医学，给人以扑朔迷离的印象，加上资料的匮乏，许多语言现象无法深究。按照一般的看法，《内经》奠定了医学理论的基础；《伤寒杂病论》则是参照了《素问》和当时的许多医书以及加上自身的创见编成的，成为临床医学方书的始祖；《神农本草经》则是第一部药物学著作；《华氏中藏经》则是张仲景之外的一家之说。此外还有出土的一些医学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医书等，几乎每种书都有各自的发端之功，但时序层面互相衔接不上，医学用语也不如后代丰富，概念的内涵外延不够清晰，后人一些争而无决的悬案，往往由此引起。这一切都说明先秦两汉的医学用语还处于一个初步的时期、一个发轫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很快，社会空前动荡、混乱。在医学方面，医学理论少有建树，倒是当时的医家都很务实，重视实际经验的积累，方书有了很大的发展，医用用语受此影响，在继承传统用语的同时，也逐渐走向世俗化，出现了大量非经典用语，这一走向反映了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转变时期的基本趋势，这一时期属于快速演变时期。

隋唐时期，医学用语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成熟期、收获期，

秦汉以来错综复杂、观点各异的方剂书籍得到总结。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社会变迁剧烈，战争频仍，人口迁徙频繁，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到了隋唐时期，语言的实际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医学界需要以当时通行的书面语言编写通用医书，于是便出现了一批今天还可以见到的大型医学类书。唐初首先出现的是《古今录验方》（以下简称为《录验》），可惜散失了，部分内容可从其他方书里见到。古医书的新编纂不仅由于医学发展方面的原因，语言文字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

传世的隋唐医用古籍，主要是《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千金翼方》四部书籍（以下简称《病源》、《千金》、《外台》、《千金翼》）。其中《诸病源候论》是对隋以前医学以及当时民间医学的一次大总结，其意义早就超出了病候学的范围。《千金》、《千金翼》、《外台》三部方书，虽然编撰意图、取舍方法、实际用途各有千秋，但完全可以说，隋唐以前所有有代表性的医家著述，在这三部书里均有所采集。其中《千金》的影响最大，是我国第一部医科全书，汇总了唐朝以前的医学精华。就时期而言，前述四部医著均出现于中唐以前，最晚的《外台》的作者王焘，据信死于安史之乱之中。

此外的文献也有一些，如部分敦煌医学卷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梅彪《石药尔雅》、苏敬《新修本草》、孟诜《食疗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咎殷《食医心镜》《经效产宝》、刘禹锡《传信方》、韦宙《独行方》、崔元亮《海上方》、唐德宗敕编的《正元广利方》、释梅师《梅师方》等多种，均为隋唐时人所作，大多是残卷或辑佚本，或者只是散见于别书所引，卷帙不多。再如隋唐人士为前代的医经做训诂工作的，如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以下简称为《素问注》）、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以下简称为《太素》），也应归入这一时期文献的范围。还有如日本的《医心方》，为丹波康赖模仿《外台》的体例所撰，虽成书年代相当于我国的北宋初期，但收入的均为我国唐以前的医书，其中不少在我国

已经失传，收入奇书秘籍近两百种，如书中引及的《陶潜方》、《鉴真方》等，均是我国的书籍中看不到的，因此也列入引征的书籍之中。

《医心方》书中的方剂，一般都已注明录自何书。至于《千金方》等书，不少内容未注明出处，也不容易详加考辨，因此对其内容，权且全部充作隋唐传世医书的资料。许多前代的资料已经混入隋唐医书中，这是传世隋唐医书的原貌，一些两晋南北朝的散失医书的许多内容，在唐代的医书中可以见到，便说明了此一情况。而有的资料连作者都无从得知，材料零碎存在，考辨比较困难。假如对资料作硬性处置，就很容易把汉晋南北朝的资料剔除出去，这就无法全面反映隋唐医书的原貌，也不是原事求本的态度了，因此具体到材料的处理，就不再将隋唐医家的资料与两晋南北朝的医家资料截然分开，全部归入隋唐医书的内容，至于资料的作者和时代，则可能早于隋唐时期。

跟许多古籍的情况一样，隋唐医用古籍征引的语言材料，与原书可能是有出入的。古人引书，不太会一字不漏地照抄到底，只是基本意思不变罢了。但鉴于征引的书籍中，许多已经散失，无法再加以核实，我们也只能依据现有的材料来处理，有些资料可以互相比照的，则尽可能互为校勘，避免讹字影响到语义的理解。隋唐以前许多医书的散失，虽然有诸多原因，而与隋唐大型医书的兴起也有某种关联，《病源》、《千金》以及《新修本草》，都有集大成的性质，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其他先出现的医书，反而被冷落了。当然这也与唐以后医科取士的制度有密切关系，流传很广的医书，往往是那些被指定为考试的用书。

从文献角度来看，唐代的《千金》等书，实际上是典型的医学全书，每一部都有数十家数百卷的医书作为编写的基础，与自著性质的文学作品迥异，因此这里有必要对隋唐医书征引的古籍及相关医家作相关的介绍，文献中的具体内容则不想多谈，但这几部医书具有语言材料的丰富底蕴，则是无可置疑的。王焘《外台》序：

“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外台》书中征引的文献，经初步统计超过百种，其中七成以上为隋唐著作，就篇幅来看，也是隋唐著作占了大部分，可见其语言材料蕴藏之丰富，完全可以代表当时的医学用语的状况。

大体而言，隋唐医书征引的先秦两汉文献有《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两晋文献主要有《脉经》、《甲乙经》、《肘后方》、《范汪方》、《陈廩丘》等，南北朝文献主要有《刘涓子鬼遗方》、《小品方》、《深师方》、《集验方》、《删繁方》（以下简称为《删繁》）等，隋唐时期的文献主要有《古今录验方》、《许仁则方》、《崔氏方》、《延年方》、《备急方》、《张文仲方》、《苏游方》、《必效方》、《近效方》、《广济方》、《薛侍郎方》等。文献资料的具体征引中，隋唐医书对秦汉以往的资料，采用其与实际医学相衔接的部分，经典医著则交给注释书籍来解决，取舍最大的当是两晋南北朝以来的近代医书。为了使材料有所区别，凡隋唐以前的内容，本书中尽量予以表出，以使材料不相杂厕。

二、隋唐医用古籍语言的研究现状

隋唐医学书籍保存了许多中古与上古的语词，对于了解中古时期词语的形成与传变，研究中古的语言文字有很大的价值。但由于这些词语，往往淹没于医方医术的内容之中，寻检颇为困难，因此在中古语言的研究中，这方面的材料利用的很少，但这些语言材料，对于中古词汇研究来说，却是非常宝贵的。

隋唐时期的医学著作，最初受注意最多的是王冰的《素问注》、杨上善的《太素》，这是由于《内经》在中医理论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医家言必称《内经》，《内经》几乎成了中医理论不倒的旗帜，而传世的《素问注》、《太素》，是医道传薪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唐代孔颖达将五经集为定本，而在医学上作出相似贡献的就是王冰的《素问注》，因此王冰的贡献是中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九十年代以后，中医文献界已经将注意力从经典著作转向方剂书籍，中医古籍方面的整理工作成效显著。前述四部主要医著，目前均有了校注本，有的医著还不止一种整理的本子。就整理的目的来说，主要侧重于善本的选择，以及医学知识的解释，从语言方面来看，精深的词义训诂也有一些，但总的来说对医药语义的探讨是很不够的。敦煌医学卷子的研究，经过今人的不懈努力，各方面都有进展，而语言考释、文字校勘的工作不能让人满意。有的学者则侧重医史文献方面的考索，如钱超尘《黄帝内经太素研究》、高文铸所作的《外台秘要丛考》、《医心方》文献研究，对文献的内容研究得比较深透，对书中保存的六朝以来的俗字也多有阐述，但也缺乏语义的系统研究。形成这样的状况，原因也不难理解，那就是术业有专攻，各专业的视角、要求、目的均有差异，具体研究中只能各尽职守，因此隋唐医用古籍的语言材料资源，至今未有充分的利用，而其实从语言角度、用汉语史的方法系统研究隋唐医籍的，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三、关于隋唐医用古籍语言资料的认识

1. 隋唐医用古籍语料在时间上的跨度

隋唐医用古籍，从考察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编写本，也就是将此前的材料加以删选，按新的意图进行编写，自著的成分也占一定的比例，这种状况在古籍中是很普遍的，医书也不例外，因此，隋唐医书所包含的语言材料，虽然以隋唐时期为主，但不能纯粹视作隋、唐两个朝代的产物，而应当作唐代以前的语料，其中两晋南北朝占有相当的篇幅。

隋唐的医家有稽古的传统，如《外台》序所言“上自炎昊，迄于圣唐，刮囊遗阙，稽考隐秘”，搜集之勤，上及先秦两汉，而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来自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唐代的医书为多，因此分析材料时，适当考虑其语言上的跨度，并对具体语言材料作出判断，不必过分拘泥于整书的成书时代及作者的生活年代。朝代是

人为分割的，与人的生存时间可能不符，有的作者如巢元方、孙思邈，本身就是生活了好几个朝代，后人眼中的不同时代对他们而言却是共时的，这也就是隋唐医书与前代医书难以分割的历史原因所在。

2. 隋唐医用古籍语言资料涵盖的范围

隋唐医籍覆盖的范围很广，汉晋以来的各主要医药家，有著作传世的，大多能有所采掇，实际上反映出来的均为汉晋以来医学的精华部分，虽然各书的采集角度不一样，但收录的内容，却都非常重要。有的书籍如《外台》，很注意表明采自何种文献，对我们了解医学文献的演变颇为有用。由此，经过比较就可以明白，许多《千金》中未加说明的方剂，其实都是有来源的，只是孙氏并未明确地加以说明罢了。

隋唐医书注明的各种文献，种数虽多，但大多可以依据隋唐史籍的书志加以查证，作者、成书年代大致可以推定，这为词语用例时代的提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隋唐医用古籍是历史形成的，汇聚了不同时期许多医家的理论和方剂在内。隋唐医籍的这种语料来源，表面上看有些不利于处理，但从语言历时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同一种书中就能看到融于一炉的复杂语料，对于观察语料的变化、演进，反而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平台。隋唐医著语言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共时与历时现象共存，既可以反映隋唐时期这一层面的词义，又可以反映出一些词义的历史演变。

为了分清隋唐资料与南北朝以前的资料，使两种资料能有所区别，一方面，凡能确定出处在南北朝以前的资料，行文中稍微加以说明，另一方面，还用了一些先后比较的方法，使这些资料都发挥相应的作用，以便对一些词语的演变获得一个清晰的想法。这样既可以照顾隋唐医用古籍的整体面貌，又不至于将可以识别的历时资料与其他资料混同起来。

四、隋唐医用古籍对语言的研究价值

医药典籍中使用的语言，当然不是一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只是汉语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变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医药语体。因为技术用语较多，使用场合、表达意图、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因而形成职业性的变体。这种语体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如行文格式、句子句式、词汇用语、语言环境等，均有自身的特点。

中医药用语的使用范围，古今差异很大，总体来说医药用语在古代也不是全民用语，但其使用范围和人数比例，显然比现代为多，许多常用的药名、病名，也是全民用语的范畴。医药的基本词汇、基本术语是医药用语中的稳固部分，也是医药语体得以存在的条件。如医书中常见的阴、阳、寒、热、风、火、燥、湿等，就成为语体基本词汇的核心，成为众多派生词的根词。大量不常用的医学用语，使用频率不高，缺乏稳定性，流动性大，容易导致流失，乃至退出使用。

语言的行业特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医药用语就有这种特点。医药行业的用语，既有其特殊的一面，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又有其普遍适应的一面，可以与其他语言领域互相贯通，互相渗透，反映出语言内在规律与外在表现多样化的统一。隋唐这一时期的医用古籍，对古汉语的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语言材料，可以拓宽汉语史的研究领域，丰富古汉语研究的层次性，研究魏晋至隋唐这一时期的医药用语的演变情况，也可以为汉语史的断代研究提供新鲜的语料。

中国古代的科技比较发达，医药行业即是其中之一，与此相应，古代的科技用语也很发达。从语体的分类来看，医药用语无疑属于科学语体这一类，当然与现在的科学语体相比，还显得不够规范，掺杂了许多分外的因素。现代的术语，一般均具备四个特性，即单义化、理性化、系统性、理据性，古代的科技用语，很难用现代术语学的标准去衡量，正如不能用现代科技去衡量古代科技一

样，例如单义性的标准，古代医药用语就不够彻底。医学用语的言语气氛、使用场合、服务对象、表达目的均与普通言语有很大的差别，但不管如何，特定的表达手段产生特定的言语风格，古代医药用语还是具备逻辑性、说理性、抽象性等科学言语的特点。医药用语，也是语言学应当研究的对象，古医籍中的大量用语，由于各种原因，已经被大批地淘汰，许多用语或许永远不会被医家所使用了，就时代要求而言，这完全是正常现象，但在语言的历史上，这些用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汉语史的研究还是要关注这些用语，不仅因为这些用语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医药用语在当时的存在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明了医药用语的迁变规律及其相关的一些情况。

除了对专门用语的研究价值外，隋唐医用古籍对普通词汇、语法修辞等研究都有特定的价值，专业用语是从民族共同语派生出来的支系，两者之间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总的来说，医药著作在语音、语法等方面与共同语是一致的，主要的特点体现在词汇、语义方面。在医书中，一方面可以看到语言大环境对专门语言的影响和渗透，思想文化与语言的互相渗透是语言史上的普遍现象，不仅从医学的基本概念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投影，甚至可以看到哲学观念投射的痕迹，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医药语汇对普通语汇的贯通作用，大量普通词语被赋予医学的意义，在句子、段落、篇章的结构里，普通语词和专业语词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反映着专业用语的固有特色。

此外，隋唐医用古籍对于医学以及普通辞书的编纂、对了解与医药相关的词语及其背景知识、对中古尤其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段时期的词语演变状况的了解，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关注的问题与使用的方法

隋唐医用古籍无疑具有语言研究的价值，在研究方向上，我们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隋唐时期医药用语的基本

状况，以及中古医药用语与上古医药用语之间的异同、传承的关系；二是挖掘这一时期典籍中蕴藏的新词新义，了解医学语义的使用规律，及其对中古汉语研究、辞书编纂的意义；三是词语与社会诸方面都有联系，因此通过一些词语的分析，可以揭示一些与医药相关的社会内容；四是这些典籍中固有的一些相关内容，如俗字、语音、语法等现象，也加以探讨；最后，许多词语有考释价值，但书中因叙述的需要，例子不宜过多集中于某一处，因此将这些词语汇聚于最后的部分，专门列为一章。以上这些方面，内容虽然不少，但诚如众所周知，医用古籍是一种专用的语文体裁，其反映出来的语言特点，与普通语文是一致的，并没有鲜明的特色，因此主要的着眼点，实际上还是落在词汇方面。

医书有关词语的探讨，一般放在注释中进行，有较多的局限性。专门从语词的细微层次进行归结的辞书也有，如新近出版的《简明中医语词辞典》，而在总体上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欠缺的。中医古籍各时代的面貌都是很不一样的，而语词则是这种变异的集中反映。能对语词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对医书以及汉语的研究，都是有幫助的。

叙述的方法上，尽量用当代的视野来看待隋唐时期医书的语言材料状况，由于该时期的医书语料承上启下，处于语言发展演变的中间状态，材料的成分也比较复杂，必须同时使用共时的静态描写与历时的动态追踪，才能与该时期医书的语言状况相适应。至于叙述的各部分之间，免不了有交错纷纭的情况出现，因此以叙述时的脉络为主，将其余内容贯穿起来，语言材料上就不再截然加以划分使用。

此外，我们还尽可能借鉴相关的书籍资料，一些内容已经越出了语言的范围，因为语言本身与主客观世界的事物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相信这种做法可以加深对隋唐这一历史时期语言状况的认识。所做的工作，大体上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处理隋唐医书的语言材料，二是通过这些语言材料说明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由于截

取一面的词汇研究至今还不多见，现成可以依托的东西不多，虽然笔者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还存在不少，这些只能希望将来继续努力了。

目 录

第一章 隋唐医药著作语言状况概述.....	(1)
第一节 隋唐医家对医药用语的继承和创新.....	(1)
第二节 隋唐医药用语的组成	(13)
第三节 方言词语和外来用语	(19)
第二章 隋唐医学用语的演变及其规律	(32)
第一节 医学用语的分化趋势	(32)
第二节 医学用语的相关分析	(38)
第三节 医学用语演变的内在规律	(48)
第四节 隋唐医学用语在医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局限性 ..	(54)
第三章 隋唐医用古籍新词新义的分析	(57)
第一节 新词新义概述	(57)
第二节 形式裁化的规则与不规则	(59)
第三节 语义聚合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68)
第四节 异名交流的有序与无序	(79)
第四章 隋唐医用古籍对词语研究的价值	(93)
第一节 隋唐医用古籍词语对辞书编纂的价值	(93)
第二节 隋唐医用古籍的区别义.....	(106)
第三节 隋唐医用古籍词语对医药词汇研究的作用.....	(117)
第五章 隋唐医学词语反映的社会内容.....	(136)
第一节 服石、针灸、杂治之类.....	(136)
第二节 药物、方剂相关之类.....	(150)
第三节 祝由禁忌、养生方法之类.....	(163)
第六章 语音和用字问题.....	(177)
第一节 隋唐医书的语音与词义理解的关系.....	(177)

第二节 隋唐医书的用字与词义理解的关系	(184)
第七章 语法和修辞问题	(197)
第一节 隋唐医书的语法对词义理解的作用	(197)
第二节 隋唐医书的修辞对词义理解的作用	(211)
第八章 隋唐医用古籍词语例释	(221)
附录：本书词目索引	(309)
主要参考书目	(318)

第一章 隋唐医药著作语言状况概述

中医药与语言的关系，表面上看来是医学归医学，语言归语言，两者分道扬镳，但古代的医药著作，是用古代汉语记载下来的，医书中的古代语义尤其是术语，是理解、把握传统医学内容的关键。历代医家对经典医书的语义，无不具有精深、独到的领会，探求医理至今仍是一个良好的传统。隋唐医家虽是以医名世，但在语言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等人正是凭借高超的语言造诣，完成各自的皇皇巨著的。

第一节 隋唐医家对医药用语的继承和创新

继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医书在表述上的基本格式、内容的先后顺序、语句与语法结构的变化，大体上都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在隋唐以前已经形成，隋唐时期的医学典籍，基本上遵循了以前流传下来的编写程式和操作规范，语言运用上更加成熟、细密。

一、语义解释的专书

隋唐医家对医学用语的继承和发扬，反映在现有传世的医书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王冰的《素问注》和杨上善的《太素》，前者是唐代以后《素问》最流行的本子，后者则对整部《内经》作了编排和解释。这是隋唐医学文献训诂方面的注释书，专门从语言训诂的角度来解释医书的具体含义，从训诂方法、体例各方面来说，都已经完全成熟，说明隋唐人士以实际语言解读上古医经语言取得成功。不足之处是《太素》、《素问注》

对通假认识不够，常有误解。至于王冰注和杨氏《太素》在语言方面的贡献，今人对此的论述已经够多，这里姑且不对杨、王二人在训诂上的贡献作专门论述，只增加一些扩展性的叙述，以便对隋唐医家直接参与解释活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医学经典在中医的整个学科占有独特的地位，研究、解释医学经典已经成为专门的任务，医学经典以其理论的面目与其他医学内容区分开来。在《汉书·艺文志》中，《内经》并无显赫的地位，而到了隋唐时期，受儒家五经定本的影响，医家将《内经》推崇备至，从而确定了《内经》的核心地位。魏晋以后训诂的范围不断拓宽，逐渐深入到各种子书之中，到了南北朝，有人开始注解《内经》，如梁朝的全元起，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现在都见不到了，直至隋唐时期，《内经》的训诂解读工作才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杨上善、王冰都是隋唐人士，他们注中使用的词语，必定受到实际语言的影响，注解的方式是以今言释古语，他们的注文当然是当时人能够容易看懂的。借助他们的注解，可以明了一些词语的意义，甚至可以知道新的词语，这是古人的注文能起到的作用之一。例如的疣目、暴卒、宗兆。

【疣目】即是疣子。《病源》卷三十一，疣目候：“疣目者，人手足边忽生如豆，或如结筋，或五个，或十个，相连肌里，粗强于肉，谓之疣目”。

《外台》卷二十九，疣目方十九首：“《肘后》疗疣目方。月晦日夜，于厕前取故草二七茎，茎别二七过，粉疣目上讫，咒曰：今日月晦疣惊，或明日朝乃弃，勿回顾之”。又引《集验》：“疗去疣目方。七月七日，以大豆一合，拭疣目上，三过讫，使病疣目人种豆，……豆生四叶，以热汤沃杀，疣目便去矣”。又：“作艾炷著疣目上灸之，三炷即除”。又引《千金》去疣目方：“取月十五日月正中时望月，以秃条帚扫疣目上三七遍，瘥止”。又：“张文仲疗手足忽生疣目方。蒴藋赤子，搥，使坏疣目上，亦令以涂之，即去”。文中引及《肘后》、《集验》，则东晋以来已有此语。